

某种凝视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段慧敏 译

UN CERTAIN REGARD

FRANÇOISE SAGAN

某种凝视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段慧敏 译

UN CERTAIN REGARD

FRANÇOISE SAGAN

Sag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某种凝视/(法)萨冈著;段慧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1-4096-1
I. ①某… II. ①萨…②段…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9141号

MAISONS LOUEES

LETTRE DE SUISSE

BONJOUR NEW YORK

UN CERTAIN REGARD

Copyright©2008 Editions de L'Hern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e littéraire Pierre Astier & Associés, in cooperation with Garance SUN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9-364号

出品人:陈征
丛书策划:杨全强
责任编辑:海力洪
封面设计:丁威静

某种凝视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段慧敏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96-1/I·3157 定价:23.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目 录

- 租来的房子 1
- 瑞士来信 59
- 你好，纽约 113
- 某种凝视 141
- 译后记 290

租来的房子

租来的房子

你一脸骄傲地离开那些租来的房子：
你觉得你感到眷恋，在离开第一所租来的房子时；
在租来的房子里，你留下了
人生中的两三年和些许自己的声音。
那些租来的房子已经变得熟悉
你曾那么多次离开，留下
充满爱意的房间，与人分享的床铺；
你在租来的房子里过完了童年，
习惯了总也装不好的行李箱。
在你住过的房子里，你什么都不会带走，
你喜欢窗子、柜子、床铺
还有那张沉思的画，你很像它。
但它在你的行李箱里，不会再看你：

像你的猫儿一样，
正在你敞开的行李箱上颤抖。
它在自己的格子里，在自己的房间里，

角落里的阳光神情滑稽，
秋天的玻璃窗上轻落着雨滴，
那声音有些离奇：你不会再看见这样的阳光。
陌生人（你自己已经变得陌生）
你再也听不到雨滴温柔的声音，也听不到
这样琐细的旋律：“你将不再回来。”
不要大声地这样说，要在齿间轻诉，
但是亦须知晓：“这是你最后一次走下这级台阶——
那台阶还是前天的台阶——而明天它将被踏在另一双
脚下。

永别，小屋，永别，间壁，永别，熟悉的围墙，
永别，朝着我敞开而后又关闭的门，
永别。请你记住，那里曾有疯狂的幸福。
在这里，某一个人离开；而在那里，你曾经哭泣；
更远些的那里，你和另一个人欢笑：
你甚至还曾发誓要约束自己。
永别，在晨光中变旧的窗帘，

还有打滑的木地板，有划痕的唱片，
还有猫儿经常蹂躏的屋角。
你从来不相信那个人，她想在四处停留，
却从不离开，
临时的港口和租来的房子，
那个怪异的女人，幼稚而失败的女人，
她处处追随着你，她总是指责你，
但是在她的面前，你却觉得有些笨拙；
她结结巴巴地，好像脚被钩住了一样，
紧紧缠住你租来的房子，
她带着她特有的神情不断向你重复：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从一个契约到另一个契约，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
街区，
你不顾一切地逃亡，你不顾一切地否定，
但是那紧紧追随你，又怜悯你的人，
那就是你，我的天使，她永远都在那里，
她无处不在，在你租来的房子里，
她坐在楼梯的平台上，独自等待着你。

悠缓的卡加克

说起故乡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涉及自己的童年。通常来说,在回忆起童年的自己时,作家们总是会饱含泪水。他们会失去了羞耻心和幽默感,倾向于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狂野、敏感、虚弱、自闭、暴躁而又温柔的人。当然,萨特和普鲁斯特是例外。另一方面,除了这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去解释说我的出生地洛特河地区是一个贫瘠的地方,石灰石接着石灰石,勉强能打开一条通道,让洛特河缓缓地流过;去解释说玉米、烟草和葡萄是最重要的物产,而三个世纪之前,一位英国的国王替代法国国王统治那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非常令人厌烦。此外,我一定是弄错了:人们对自己的故乡没有一种客观的概念,不管它是以经济著称还是以历史著称,我们所有的只是对假期的记忆、对家庭的记忆、对少年时代和夏天的记忆。

喀斯高原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炎热、荒芜、连绵几公里的小山丘,那里只会隐现一些因缺水而变得空无一人的小村庄的废墟。喀斯高原总有一些牧羊人或牧羊女,他们和羊群一起度过赤日炎炎的一天,脸上因孤独而变成了石头的灰色。喀斯高原也是我们在狩猎的晚上突然造访的农舍,我们在那里喝着总是难以下咽的新酒。喀斯高原更是异乎寻常的心灵的宁静,异乎寻常,并且通常带着永恒孤独者的快乐。喀斯高原是落在我骑的老马鼻子上的苍蝇,那匹马也同样无法忍受如此的炽热。喀斯高原给人一种令人惊异又安心的感觉:仿佛整个法国都是空的。

喀斯高原之下,是一个叫做卡加克的小村庄,我的高曾外祖母和我的母亲都出生在那里。同样是这个小村庄,十年前有幸让未来的共和国总统居住在那里,而此后这个小村庄又回归到了默默无闻之中。对我来说,这个小村庄里蛰伏着无数的“瞬间场面”:

我四岁的时候,哥哥在市场上弄到了一瓶汽酒,瓶塞跳起,汽酒在路易丝老姨妈的帽檐上流淌,她发出了可怕的一声。我六岁的时候,和村子里的一个小淘气一起在一座荒弃的房子里玩捉迷藏,这房子成了一座古城,我们在里面藏起来,只是为了立刻跳出来,好像是被影子吓到了一样。我

八岁的时候,晚上会一连几个小时绕着古城散步,大概六百米一周。在阴影里,我们遇见了令人不安的陌生人,又绕了两圈之后,在一盏路灯下,我们连忙去认出他们,并且和他们打招呼。蝙蝠冲向钟楼,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条纹,而后又飞回地面。我十岁的时候,战争结束,有整整一大块案板用来放当年的香肠。秋天,人们收割葡萄,和所有的孩子们一样,我们喝着门前压榨机里流出的新鲜甘美的果汁,而后一整晚都会不舒服。我十三岁的时候,国庆节,在死亡纪念碑的前面,市长重复着去年说过的话。我看见1914—1918那面墙上写着舅舅的名字,我觉得必须感到悲伤。我十四岁的时候,在阁楼里,我拼命寻找克罗德·法莱尔的故事书,那是些爱情故事或是淫秽故事,我把它们藏在自己的房间里。西南部的风雨猛烈,有时会下一整个下午的雨。

我把脸贴在窗子上,我对自己说我永远不要长大,雨永远不要停。我不再想玩捉迷藏,相反的,我想要展现自己,但是似乎没有人关注我。我十五岁了。我为自己变成了“巴黎人”而感到非常骄傲,同时也感到非常羞耻。节日的集市上,我非常焦虑地希望五金制品商或是肉店老板的儿子们“至少”也来请我跳舞。尔后我到了十八岁、十九岁。我时常回到卡加克,我一直都是劳巴尔夫人的外孙女,“您知道,就是写书的那个。”不过,没有多少人读过那些书,我

的外祖母更多的是抱怨,而不是被人羡慕。

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回到那里,待在那里,“假期”这个词不再是一个必要的回声。我经常回到这个地方,我深爱这个地方。晚上,无尽的喀斯岩石从粉红色变成淡紫色,而后变成夜的蓝色。那里有非常绿的山谷,被一条非常灰的河流切断,柏树围绕着废墟,不透光的房子四周围绕着堆积而成的石头墙,没有人去尊重这些围墙。那里还有居民的漫不经心和宽容忍让。那里整个地区都令人惊异地回避着旅游业、电视、高速公路和野心。到达那里需要花上接连好几个小时。如果不是在那里出生,你一定会对此感到厌倦。由诉讼或是陌生人所带来的诽谤总是很快被吸收掉,被丢在一边或是与其他同类混在一起。这个地区没有改变。那里没有被毁掉的童年,我在那里重新发现了堪称梦幻的童年,这段童年为我的生命带来了一段悠缓的时光——我往昔曾经度过的时光,没有中断、没有裂痕、没有嘈杂的时光。

六点钟,我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与我交谈,还有狗儿们,它们有时躺在我的身边。我看着落日西沉。如果有一辆不是卡加克车牌“46”的车经过,我会非常惊讶,甚至十分反感。街的另一边,我总是看见那

口古井,我们小时候总是在井旁的水罐里找水喝,现在依然有一两个老妇人在那里费力地汲水。当然,辘轳会吱嘎作响,通常教堂的钟也会紊乱,一个小时之内响上三四次,但是没有人会真正担心这些。夕照的光开始变得明亮,每一百米便会出现一个黄晕。蝙蝠们又开始了无休止的飞行,两三个路人正急着回家吃晚饭。我开始有些冷,有些饿了。我站起身,关上朝着宁静的小街的门。明天将是和今天同样的一天。

我发现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

耶路撒冷,十二月

赭石色的大地,在晚上呈现出红色。大地上的山丘轻轻地向天空挺立,青绿色的天空显得异常苍白。在这中间,是一座被城墙包围的黄色的城市,这让人想到被扔在荒漠之中的卡尔卡松城。这座城市便是耶路撒冷。《圣经》的旧约骤然变得切近而危险。人们会想到小径上没有尽头的台阶,在同样的或相似的山丘之间,在逆光中有时还会显现出驴子或是骆驼的影子。我说“有时”,是因为人们觉得在耶路撒冷,别克车要比单峰驼多得多。耶路撒冷是一座圣城,但是正因为它被认为是一座圣城,因而它就像卢尔德和里济厄一样被人们参观和开发。使耶路撒冷很快被宽容的原因是它的风景,异常的美丽,异常的贫瘠。那些石头,尤

其是冷酷而耀眼的光,比法国的正午阳光强烈两三倍。眼睑变得沉重,头开始眩晕,人们羡慕着墙阴下的一个冷漠的阿拉伯人,他被红色的女性化的头巾保护着,甚至穿着黄褐色军服的士兵们也戴着这样的头巾。因为这里有无数的士兵,无数的禁令,还有一条长长的边境线,将以色列和外约旦哈西姆王国分开。这条边境线是一堵石头墙(绝对不是象征性的),从早到晚都有卫兵守卫。穿越边境线或拍摄居民、驴子和孩子的照片都是被禁止的。耶路撒冷古城,圣史中叙述的耶路撒冷在阿拉伯地区,那座城市是适合游览的。

人们完全不可能了解到“年轻”的以色列的一些重要事情。只有联合国工作人员有权经常穿越边境线。对于他们来说,以色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是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建成的,各个地区的文化都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混合中学(或称基布兹),在那里男孩和女孩完全平等地共同学习。那些中学非常奇特,因为在晚上地面警戒是由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男孩或女孩来执行的。那个年轻的女孩总是让人怀疑她是否会正确地使用手中的器械。妇女服兵役在这里是一种义务。所有人多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充满信心。

儿童与耶稣受难图

在古城中,最重要的地点当然是圣墓。您可以在白色的小街中行走,这些小街有时非常隐秘,很有中世纪的风情;耶稣受难图在煎饼摊主、藤椅装饰商、熨衣工之间延伸,这些人深埋在真正的墙洞里,和他们的邻居、老人们闲谈着,没完没了地喝着咖啡。喧闹的商业生活,因为颜色的多样、言谈的自由而变得富于情趣,同时也因其神秘而变得令人恐惧。成群的孩子围在您的周围,紧跟着您,他们剃了平头,穿着黄褐色的衣服,黑眼睛闪闪发亮,看上去像麻雀一样。小街属于他们,他们牵着您的手把您引向那里,用他们发喉音的语言和您交谈,还会对您微笑。导游在两家小店之间的墙面前停下来说:“第三站。耶稣在这里因十字架的重负而倒下。”极端怪异。

我们不用出城便能很快到达圣墓。当然,那里有一座巨大的教堂,建立在耶稣殉难地之上,被五种具有影响的力量分割开来: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等。这座教堂仿佛是柱子的森林,非常阴暗,有时会出现一块林间空地,科普特基督徒在那里唱诗。一座被香火和单调的喉音歌声所萦绕的森林,使人印象格外深刻。